

芙蓉花系列

辛紫眉 著

此
生
的
依
恋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芙蓉花系列

此生的依恋

辛紫眉 著

此生的依恋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(台湾)辛紫眉言情作品集

此生的依恋

辛紫眉 著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郑州市农业路73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092 32开本 6印张 150千字

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ISBN7—80538—841—5/1·375

定价:9.80元



内 容 提 要

有人说
失恋算什么
让它随风而逝
找回潇洒的自我
但是
暗自吞下椎心的苦楚
去挥不去绝望的煎熬
直到——
与你一同品尝失去所爱的苦果
生死交关中重获生机
我俩终于明白过去
果真是一场危险的错误！

第一章

我是个平凡的人，从来不曾幻想过会有什么不平凡的爱情发生在我身上，每一个言情小说中的情节对我而言，都有如天方夜谭般神奇。我作梦也想不到，命运对我的安排，竟是如此地出人意表。事实证明，我的爱情不但不平淡，甚至充满了惊险刺激。

这一切，必须从三年前的夏天说起。



炎热的七月天，整个台北市如同着了火一般，冒着腾腾的热气。白花花的阳光洒在柏油路面闪闪发亮。万里无云的天空，蓝得澄澈明净，犹如一片汪洋。我驾着宝蓝色的雷诺，沿着仁爱路往西而行，在樟树的浓荫底下飞驰而过。

我看了看表，九点五十分，眼看和范迪的约会就快要迟到了，我得快马加鞭才行。

若不是昨晚在暗房中工作太久，忘了时间，今天也不会睡过头。

我一向喜欢慢条斯理地开车，但是现在时间紧迫，于是我用力踩下油门，让车子疾驶而去。

我一边驾车，一边习惯性地胡思乱想。

我想起了当年在学校中和范迪所共同拥有的一些趣事，便不自觉地笑了起来。

范迪，大我一届，化工厂的小开，也是咱们K大的风云人物、白马王子兼梦中情人。

他的身材高大魁梧，脸孔俊帅，一见到女孩子便展现出迷人的微笑，他的笑容对于女孩子，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吸引力。据说她们觉得他那嘴角上扬，眼睛微眯的模样，简直是帅呆了，比之当年的楚留香犹过之而无不及。

他的神采风靡了全校，所有的女孩莫不对他倾心不已。他把我们这些小老弟的梦中情人，全都轻而易举的掳获，毫不客气地占为己有。不论我们正和女孩们谈得多么愉快，只要他一出现，我们便只有干瞪眼的份儿。

他的身边经常维持着一打以上的女朋友，于是我们给了他一个“花心萝卜”的外号。

这个外号，目的在于警告那些自投罗网的女孩，不

要争先恐后地成为他的猎物，以免吃亏上当。无奈女人似乎特别喜欢风流的男人，或许竞争的对手越多，就越能够显出自己的魅力吧。

她们的心理既难理解又不合常理，你永远别想去了解她们。

我并不像别的小老弟那般排斥范迪，在我大二的时候，我们因为参加一个社团而很自然地成为好朋友。

他这人很慷慨，不论在物质或是精神上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的心胸宽大，从不会记恨。

我怕死了锱铢必较的女人，更害怕心胸狭窄的男人，他们有时候比女人还要难相处。

几年不见范迪，不知道他是否依然风流如故。若不是几天之前，我们在故宫的广场前偶遇，我都几乎快忘了这个老学长了。

在这里我必须提到，我之所以不像别的男同学一般排斥范迪，那是因为我对女人的兴趣不大。这点也只有我自己明白。在读高二之前，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问题。

我为这个问题着实担心了好一阵子。我对自己分析了又分析，甚至还考虑到了将来的路，我想或许我可以去当神父。

幸好这样的忧虑在我第一任女朋友出现的时候便

宣告终止了。那是在高二的一个校庆晚会上，我那纯洁的心灵首次为了一个异性而震颤（除了我妈之外）。结果我们交往了一年多，等到她考上大学之后就吹了。原因是她爱上了别人。

这次失恋的打击，使我好几年不敢交女朋友。

在大学里，也曾有过几个要好的女同学，但从来没有惊心动魄的感觉。

总是淡淡地来，淡淡地去，谁也不曾将谁深刻在心版上。直到两年前，我遇见了嘉丽。

一想到娇艳可人的嘉丽，我的心就犹如一只舞在阳光底下的小鸟，愉悦地拍扑着翅膀，唱着温柔的情歌，快乐得像要死掉。我不自禁地露出幸福的笑容。

就在这时，前方路口的灯号突然转换，我本能地踩下煞车，轮胎发出“吱吱”的难听声音，紧接着车后传来“砰”的一声，车身猛然震荡起来，我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前倾，右边的肋骨撞到了方向盘。

我的笑容顿时冻结在脸上，一把怒火直从胃里窜烧了起来。是哪一个冒失鬼从后面撞上了我的车子，可恶！

我打开车门，跳了下去。一辆灰色的、看不清什么厂牌的车子正紧贴着我的车子，它在我的屁股上，不，是我的车屁股上撞出了一个凹洞，外加两道难看

的刮痕。

我说那是一辆灰色的车子，因为它身上布满了污泥与灰尘，仿佛它时常在烂泥中打滚，而自从它出厂至今，从未被人清洗过一般。

我猜它的颜色应该是“白色”的。我再也想不到，这世上竟然有人能够把它的车子搞得这么脏。

据我看来，这辆车子已经可以送到破烂堆去了。

它前头的车灯破了一个，雨刷也只剩一根，处处是斑驳的锈迹、刮痕和大大小小的凹洞。

什么样的人 would 开这样一部破车在街上晃呢？我真是好奇极了。

我抬头一看，发现站在我面前的，是个戴着黑色粗框眼镜，样子有点滑稽的女孩，年纪大约和我不相上下。

她穿着一件鹅黄色衬衫、有吊带的牛仔裤，长长的头发在脑后绑成一束马尾，两只脚上踩着两只不同颜色的球鞋，一红一绿，她的裤管仅到脚踝，露出没有穿袜子的一小段白皙的皮肤。

这样怪异的打扮或许正是今年夏天最新流行的趋势吧，我想。

她正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自己的车子，两个大而圆的眼睛在镜片后面愤怒地盯视着我。

她的姿势非常粗鲁难看，活像一只大茶壶。

“喂！”

她没好气地说：“你这人怎么搞的？到底会不会开车啊！你看，我的车子都撞出一个大洞来了。”

我微眯起眼睛，迅速地将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，看来我今天是遇见一只不讲理的母老虎了。

“喂！”

我学她的样子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自己的车子，“你有没有搞错？是你从后面撞上我，把我的车子撞坏了，你倒恶人先告状了。”

“咦？”

她的眼睛睁得更大，狠狠地瞪视我脸上的胡子，“如果你不紧急煞车，我怎么会撞上你，这件事应该是你的错才对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和我保持安全距离？”我的火气更大了，不由提高了音量：“这件事是你的错，你应该赔偿我。”

“笑话！”她的声音还不算难听，但是她说的话实在教人不敢恭维，“你在市区超速驾驶，凭什么要求我赔偿。”

“你紧跟在我后头，难道就没有超速吗？”我不甘示弱地回了一句。

这个茶壶似的女孩听了这话，顿时住了口。

她那黑色的眼珠骨碌碌地转了两圈，半晌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说：

“既然我们两都有错，你还要我赔偿什么？”

听了她的歪理，我不禁苦笑了起来，今天我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讲不清了。

这时，一旁的路人纷纷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眼光，红灯也已经变为绿灯，被我们两辆车子阻挡在后的驾驶人发出不耐的喇叭催促声。

基于这种种理由，我决定宽宏大量地不再与她计较。

“算了！”我又看了一眼车子，不在乎地耸耸肩说：“今天就算我倒楣好了。”

我说完转头便走。

“等一等！”

就在我钻进车子，正打算关上车门的时候，茶壶女孩竟赶了上来，望着我急急地说：

“我把你的车子撞坏了，我赔你！”

就在我错愕之际，她已经飞快地自裤袋中掏出五张千元大钞，放在我挡风玻璃下。

“喂……”

我抓起钞票，回头一看，女孩已经坐回车子，以

超快的速度往前冲了出去。

啧啧！我无法信地猛摇头，这个女人要不是疯了，就是不想活了。

如果她一向都是这么开车的话，我真怀疑，她怎能活到现在。

她的驾驶技术还真是高超，眨眼就不见了踪影。我开始佩服起她来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女人在机械上，通常是相当低能的白痴，她们老是分不清煞车和油门的分别。

如果你坐在她们身边，任由她们操控方向盘的话，准会给活活气死。

我将钞票胡乱塞在上衣口袋中，跟着疾驶了出去。

我不知道，她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，愿意赔偿我的损失。

我早说过，女人是世界上最善变的一种生物，你永远猜不透她们下一秒钟，会做出什么样令你惊讶的事情。

不管它，既然她要赔偿我，我就不客气地收下吧。现在还是赶赴范迪的约会要紧。

我加快速度前进，不久便看见了那辆“灰色”车子，正在前方路口横冲直撞，并且将喇叭按得震天价响。

眼看它所到之处，车辆纷纷闪避，就像见了鬼似的。刹时，交通秩序大乱，愤怒的喇叭声不绝于耳。

“我的天哪！”我不禁睁大了眼睛惊骇万分，“莫非她真的想自杀！”

我追上前去，紧跟在它后头

只见它犹如疯牛一般，失去了控制，一直开到了“伯爵西餐厅”前，“砰”的一声撞上了停靠在路旁的一辆汽车，方才停了下来。

“啧啧！”我摇头说：“原来她的驾驶技术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好。”

这场意外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，吸引了过往人车的注意，一时交通为之阻塞。

我很快地将车子停妥，下了车走到她的车子旁，轻敲她的车窗，“喂，你还好吗？”

那女孩在车子里直挺挺地坐着，两眼茫然瞪视着前方，看来毫发无损，只是还未从震惊中恢复过来。

我的声音唤回了她的神智，她眨了眨眼睛，轻轻地摇摇头，喃喃地说：“太可怕了！”

她跳下车，看见自己的杰作之后，更加吃惊了，“哎呀，我的车！”

她的车头已经严重凹陷，看来已经回天乏术了。

“你的车恐怕已经报废了。”我在她身后说。

她又看了看前面那辆车子，绝望地说：“完了，我又把人家的车子撞坏了。”

“你以为这里是赛车跑道吗？”我又说：“还好刚才你在我后面的时候，并没有开这么快。”

“我的煞车坏了……”话犹未了，她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猛然回头没好气地说：“你跟着我做什么？”

“谁跟着你呀！”我耸肩笑说：“我只是下车来看看热闹罢了。原来你的煞车坏了，难怪会撞上我的。还好我挡在你前头，否则让你直接冲出路口，那后果更将不堪设想了。”

我这几句话很显然地发生了效果，她脸上的倨傲神色立即缓和了下来。只听她自鼻子里轻哼了一声，“谢谢你的无心之功，难道你嫌五千块不够吗？”

我在心里窃笑，看来是个死要面子的女人。

“我可没这么说。”

我自袋中掏出那五张钞票，递给她：“你身上的火药味太重了，这些钱还给你，让你去找一个拆炸药的专家吧。”

“你不要我赔了？”

她无法置信地望着我。

“无心之过，总是可以原谅的。”我摇头说：“你这个祸闯得不小，恐怕不是五千块摆得平的。”

我将钱还给她之后，便转身走向“伯爵西餐厅”，这里正是我和范迪约定见面的地方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人影自门内走了出来。

范迪！我立刻认出他来，不禁高兴得咧开了嘴。

真想不到两年不见，范迪依然热情如故，见到了老朋友便迫不及待地出门相迎。

当我正想开口打招呼的时候，范迪已经大步经过我面前，对着那女孩气急败坏地说：

“亚苹，你又闯祸了！”

我呆住了，一时忘了闭上张开的嘴巴。原来范迪压根儿没有看到我。

女孩理直气壮地反驳说：

“这次不是我的错，因为煞车临时失灵……”

“我早告诉过你，不要再开这辆车了。”范迪不愿听她解释，语气充满不悦，“上次你撞坏了消防栓，今天又撞坏了别人的车，还好……”他忽然回头问：“你还好吧，有没有受伤？”

“我没事。”

被称为亚苹的女孩说：“可惜车子大概没救了。”

“不过是一辆二手的破车，没什么可惜的。”范迪说：“你也该换一辆新车了。”

“等我存够了钱再说吧！”女孩这时再度注意到身

旁的我，不禁奇怪地问：“咦！你怎么还在这里？”

“兴宇，”范迪转头看见了我，惊喜地紧握住我的双手，用力地摇了摇，“你什么时候到的？”

“我已经站在这里很久了。”我拍拍他的肩膀，笑说：“好久不见，你还是和从前一样的潇洒帅气。”

“你们俩认识？”

一旁的女孩惊讶地问。

“是啊！”范迪介绍：“这就是卢兴宇，我们今天约在这里见面。这是乔亚苹，我的女朋友。”

他看看乔亚苹又看看我奇怪地问：“你们见过吗？”

这个凶巴巴的女孩竟然是范迪的女友，这可真是让我太讶异了。

他们俩的气质相差太多，似乎怎么也凑不到一起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范迪的女友一向都是性感美艳型的女人，而眼前的乔亚苹，距离性感美艳，似乎还有着十万八千里。

“何止见过。”我说：“我们刚才还吵了一架呢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范迪问。

“呵呵！”乔亚苹干笑了两声，似乎有点尴尬，“原来你就是卢兴宇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她对范迪说：“方才在路上，我从后面撞上了他的车，把他的车撞坏了。本来赔他五千块，他又退还给

我了。”

范迪望着被乔亚苹撞得惨兮兮的车子，惊讶地说：

“原来这已经不是你今天第一次闯祸了！”

“没办法。”乔亚苹耸耸肩说：“谁晓得煞车会临时失灵。”

“算了吧！”我对范迪说：“小事一椿，既然她是你的女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。况且她也不是故意的。”

范迪将手搭在我肩上，笑着说：“老弟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够义气。”

就在这时，倒楣的车主来了。他看见乔亚苹的杰作之后，气得差点当场昏倒。乔亚苹对他不停地道歉，又鞠躬又做揖，好不容易稍稍抚平了他的怒气。范迪当场表示愿意赔钱。

双方折腾了半天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车主终于带着钱，自认倒楣地走了。

接着范迪又用随身携带的大哥大，通知修车厂，将乔亚苹的车子拖走。

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，终于到此结束。

“好了，总算摆平了。”

他将两手各搭在乔亚苹和我的肩膀上，“现在我们进去，好好地聊一聊吧。兴宇和我好久不见，有一箩筐的事情要说……噢？”他忽然低头望着乔亚苹脚上的